

凡有客初访,或快递上门,询问鄙舍方位之时,我总不假思索,让他看附近哪幢楼最高的便是,倒也省了不少口舌。我家高楼,危乎高哉,令人太息仰止。虽说周边华夏成林、玉宇连片,却没有一幢堪与比肩,它尽可以称孤道寡,挺立如鹤,眨着无数细小的窗眼,睥睨鸡群。

但鄙舍只在高楼的第五层,除了指引便利,实在无法沾光它的傲气。若把全部三十三楼均分为高中低三层,那么鄙舍所在就是低层,且是低层中的低位,相当于这羽水泥巨鹤的小腿弯处。有人说,高楼是城里的怪物,既用高如山峰的巨形来显摆都市的气派,又从密如蜂巢的窗格中泄漏人居的窘迫,看得透彻,说得精辟。

噫嘻!高楼是个大景观,更是个矛盾体。

人往高处住的好处,与人往高处走的古训一样通透,既然人同此心,那就看谁捷足先登,可惜迟到的就是我们。刚踏进售楼部,售楼小姐一句“五层以上全部售完”,就像咒语一般,把我们锁在了小腿之下,就算你会筋斗云,也翻不上她那峭拔的大腿。

“买吧!要不,连五层都没了!”小姐在一旁挤眼,妻子在另一旁撬边。

她们是对的。在内环里,不是住高住低的问题,而是有房没房的问题。曾几何时,到处像疯了似的掘地造楼,大家像疯了似的购房置业,房价飙涨,若再不买,恐怕今天两室的钱,明天连厕所都不够了。何况有话说得好,买房如相亲,须得放宽肚量,多看好处少看坏处。好容易碰上地段满意、房型合适、价格可以接受,再想得陇望蜀,未免贪心不足。

可是家住低层,委实恼人。乔迁不久,种种预料和未料的烦恼,接踵而来。

先是阳光。因与前楼距离过近,鄙舍又实在太低些,所以即使将肚皮紧靠阳台

家住低层

胡晓军

的栏杆,也须仰面七十度以上,方可见半片天空。若在春夏,太阳会像一位疏远的友人,顺道问候一声,随即告辞,任你千邀万唤,也不肯越阳台一步,怕是要踩脏地板、弄乱客厅。若在秋冬,太阳则成了一位有隙的仇家,对别人笑脸相向,却成天给你一条冰冷的脊梁。

想请的请不到,不清的倒自来。五楼正是蚊蝇蟑螂翅力所及之处,惊惶过后,便有飞仙倩影,翩翩斜斜登堂入室,嗡嗡嘤嘤寒喧问候,任你挥拍弹压紧到手酸,仍是成群结伴前赴后继。其中更有过分之徒,即使入冬了仍赖着不走,别有用心地隐居暗隅,做着来年当个新移民的美梦。

还有电梯。上班下楼进电梯,满厢的白领男女,衣着光鲜,面目阴沉,似在怪我搅扰行程,耽误时间,迫你夹起尾巴,仄身而进,再赔几条皱皱的歉意;下班上楼出电梯,感觉更糟,不是自己迈腿而出,而是被先生小姐的灼灼目光推了出去,空中响起无数个无声的数落——层次那么低,还要坐电梯,短腿的懒鬼!

高空抛物不是指飞机空投物资,而是说高楼居士贪图方便,直接从窗口将垃圾抛出。我家天棚,除遮风挡雨外,更多的差使是承接垃圾,外加响声。久而久之,我竟练就一套听声辨形之绝技——响声叮然,啤酒拉环;响声嘎然,可乐塑瓶;响声嗒然,必是香烟空盒或用过的月经棉条无疑,屡验屡证,十不失一。

也有费猜之物。一日饭毕,闭目小睡,懵懂之中,忽然一声巨响,好似雷神动怒、骤降天谴,几乎把耳膜震破,心脏击穿。急遽奔上阳台,只见钢架弯曲,棚顶洞穿,有

机玻璃残片溅得四处都是。张望云霄,肆虐的雷神早已遁迹,杳然无踪。

追查?我又不是悟空。顶上二十八层,每层两户,五十六家,从何寻起?就算找对,雷神只需摇头,我便无词。万一带动怒激泼,更是自取其辱。最可怕的是,贸然上门不但打扰无辜、徒劳往返,而且容易暴露目标、反遭报复,极有可能遭五雷轰顶之灾。千不应,万不该,谁让我们家住低层?

去物业管理处缴费,爱聊天的管理员一边开票,一边讲故事。原来这幅高楼开工时,楼市尚未发飙,房价与水泥预制板一样平。到了竣工,预制板竖了起来,房价也翻了几番。房子从高处往下卖,房价从低处往上升,因此住得越高,花钱越少;住得越低,所费越多。管理员说罢,瞟来一双怜悯的眼神。

呜呼!高楼是个大景观,更是个矛盾体。

高处宜居不复寒,低层久住实艰难。冬无日暖天长晦,夏有虫多夜不安。时遇垃圾频骚扰,横遭惊惧更辛酸。阳台四顾何从通,垂首轻吁暗拍栏。

忽有一日,偶翻报纸,发现一篇楼须住低的奇文,不免精神一振。捧而细读,说是现下汽车暴增,尾气污染日重,对高层的居民最为不利。因为汽车尾气之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毒素轻于空气,会凝聚、漂浮在相当于十层及以上的高度。结论是住得越高,空气越坏,害人越深。古有高处不胜寒之说,如今寒气消了,代之以高处不胜毒之诫。阳光稀缺、蚊蝇滋扰、电梯受气、高空抛物,尽管恼人却无性命之忧,而家住高层看似潇洒得很,却于无色无味无形中饱受荼毒而不自知。猛然想起福兮怎样,祸兮又怎样怎样的老话,一高兴,记不全是。

噢呀!高楼是个大景观,更是个矛盾体。

看了半天夏日的雨

高明昌

种种情状。雨的下法充满人味与机智,总是先给你一个预兆,比如阳光一下子隐没了,乌云一下子横了过来,头顶一下子灰蒙蒙。征兆是一个通知,想感觉还是不想感觉是你的事,反正通知已经送达,你周知了就好。雨下了,窸窸窣窣,叮叮咚咚,下法总是很简单,基本是直线,有时也斜线,偶尔是曲线,不躲躲闪闪,不藏藏掖掖,直接、纯粹、利落。一下就掉地上,就挂檐下,就悬草尖,就躲树上,就跳河里,就藏树里,就钻土里,不歇脚,不转弯,既不摆谱,也不卑

微,就像遁入空门一样,无怨无悔,无牵无挂,所以常常是雨一过,眼前就敞亮,胸口就爽朗。

雨喜欢叨扰众生,雨一下,天地间全是声音,像是音乐的盛典。有低音、中音、高音,能够柔顺如婴儿的啼哭,能够粗鲁如莽汉的呐喊;既可以长音不绝,也可以短音迂回。哗哗啦啦,滴滴答答,淅淅沥沥,时紧时松,时快时慢,时大时小,时密时稀,时断时续。雨好像懂得很多的乐理知识,高亢激昂,低吟浅唱,抑扬顿挫,此起彼伏。一场雨就是一场有内容、有听头、有想头的音乐课。那是真实的,生命力最旺盛、最恒久、最耐听、最醉人的音乐,都来自于自然,来自天籁。只有这样,音乐才干净、真切,才可入人心扉,才能与人类真善美的原想丝丝入口。雨绵绵,声连连,它让我们在对看中,慢慢感受了雨对大地的依恋,对万物的向往,对人类的慈祥。

最近几次看雨,是看了半天的,雨停了还在看,看雨也想雨,想了半天的雨,感觉自己不如雨。先说雨的高度,雨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从迈出天庭的第一步起,雨就从高处走向了低处,毫不犹豫。这个走法,这个境界,让我想到了很多的事情,比如人的走向,思来想去,走低是需要勇气,需要实力的,雨做得很出色。雨落了下来,落到地上,与地面的任何物事碰头了,雨就散开,刹那之间,变成了一滩水、一滴水,雨就不是原来的雨。只有当人们感觉小路泥泞了,花草湿透了,泥土变色了,天地安静了,大家才想起,刚才是下过雨的。下雨好,雨下了半个小时,尘埃就可以不飞扬,空气就可以不浑浊。

看了半天的雨,看清楚了雨落凡间的

棒冰里的清凉时光

钟穗

记得旧时的夏日,天气虽不像现在这么酷热,但吐火似的日头烘出的热气,仍如影随形般将人都快蒸熟了。尤其在中午,是最难耐的时候。此时的大人们,通常会安心睡个午觉。但吾等顽童却没有丝毫睡意,一边与伙伴叽叽喳喳地在墙角玩弹珠,一边竖着耳朵,只为捕捉那声由村口传来,透着丝丝凉意的吆喝声。

正当等得有些焦躁之际,耳畔陡然传来了一声“棒冰——雪糕——”的悠长叫卖声,不仅节奏鲜明强烈,而且高亢、充满激情。

到村上卖棒冰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大伯大爷,以隔壁村福根来的次数最多。骑一辆不仅没挡板,甚至连铃铛都按不动的老自行车。车后座牢牢系着一只木箱,上写“棒冰”“雪糕”大大的红字。福根一边悠悠骑车,一边长长吆喝。

听到动静的孩童,无论原先在干什么,此时都不约而同地跑到巷口探头探脑,东瞅西望,满脸渴求。一旦确定了福根方位后,立马跑回家对大人软磨硬泡地讨要半天,得逞后攥着钱,雀跃着一路奔去。

眨眼间,福根便已陷入一哄而上的孩子们的层层包围中。“慢慢来,排好队。”印象中的福根,总是一副好脾气。他一手接过孩子们递过来的汗津津的钢蹦,一手麻利地打开那只被白色小棉裤裹得严严实实的木箱。透过一股散发出的乳白色,让人恨不能立即钻进去畅快一把的凉气,但见里面整整齐齐摆满了棒冰雪糕。

福根的棒冰是从镇上批发来的,种类不多。最初只有白糖棒冰、橘子棒冰,后来逐渐出现了绿豆棒冰、赤豆棒冰和盐水棒冰。另有一种规格高点的,叫雪糕。加了牛奶在里面,有奶香味,质地松软。但由于价贵,通常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美

食。偶尔因得到暑假上门家访老师的表扬,家里破例让买上一回,那必定要当着玩伴的面,故意将之吸得吧吧吧,响声连天,脸上全是满足和得意的表情。

随着“叭”一声,福根关上箱子的声音,各自的棒冰都拿到了手。轻轻揭开那层薄薄的,粘附水珠的蜡纸,白白的冷气萦绕着香甜味道一并喷薄开来,整个人顿时便轻快凉爽了。

白糖棒冰,说白了就是水和糖的混合物。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小小的棒冰是漫长夏天里最美好的慰藉。所以,吃的时候舍不得大口去咬。多是先含在嘴里,等到那凉凉的、冰冰的滋味,一点点麻了嘴、木了舌,这才有滋有味地吸溜一声舔上一口。

伴着品咂棒冰时发出的啧啧声,甜丝丝的凉爽从口中渗入四肢百骸,进而弥漫到每个毛孔,给人一种周身通透的清爽体验,夏季的酷热,便悄然消退了。

随着吸舔次数的增多,棒冰一圈圈变得越来越大。不过,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舔吮久了,冰与支撑木棒的凝结度会降低,半化变松之下,有时这棒冰会毫无预兆地掉在地上,让自己对先前的选择痛悔不已。

然吸溜速度再慢,一支十余厘米长的棒冰,享受时间毕竟有限。因此,吃完棒冰后,剩下的那根孤单木棒,也绝舍不得当即扔掉,得深情地吮唾许久,方才作罢。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市面上各种冷饮应有尽有。要是论味道,比旧时的棒冰强了何止百倍千倍。然每每夏日到来,看着孩子们吃着制作精美的冰淇淋,我脑海中,便会浮现起浓浓淡淡的往昔岁月中,那根最原始的白糖棒冰。

“任溶溶是我女儿的名字”

马信芳

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于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荣誉称号。去年年底,2019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又颁给了他。任先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翻译和创作作品最多的人,据统计,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全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四百二十六种,而任溶溶一人的翻译就达三十多种,约占总量的百分之八。所以,任老获奖,实至名归。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直想见这位儿童文学大家。机会来了。多年前的一天,同为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时代》创办人之一的孙毅老师来电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当我俩骑着车拐入泰兴路,在一条老式里弄房前停下时,我忍不住问:“这是谁家啊?”孙老师笑道:“你见了就知道了。”我还像猜谜琢磨时,孙老师已领我进后门来到了前客房。一位长者即刻从临窗的座椅上站起来,迎上前来。孙老师介绍说:“这就是你想拜见的任溶溶先生。”任老,我似乎有点激动,连忙握着他的手:“任老,一直想见你。今日终于……”孙老师告诉,任老年事已高,前期因“心肺衰竭”住了院。所以,他已“闭门谢客”,今日是“破例”接待我们。

我一听很是感激,马上说:“真不知道,今天打扰了。”任老哈哈大笑:“没事。我到鬼门关过了一圈,不合格,又回来了。”任老如此风趣,很快让我恢复了平常。

我不由告诉任老,小时候,有两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另一本就是任大星的《刚满十四岁》。

任老笑了:“你这个话,我爱听。任大星知道了肯定也高兴。因为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评估。”在这样和蔼可亲的前辈面前,我已经没有拘束。一个埋在心底好久的问号到了嘴边:“任老,说实话,当初我一看到您的名字,有点吃不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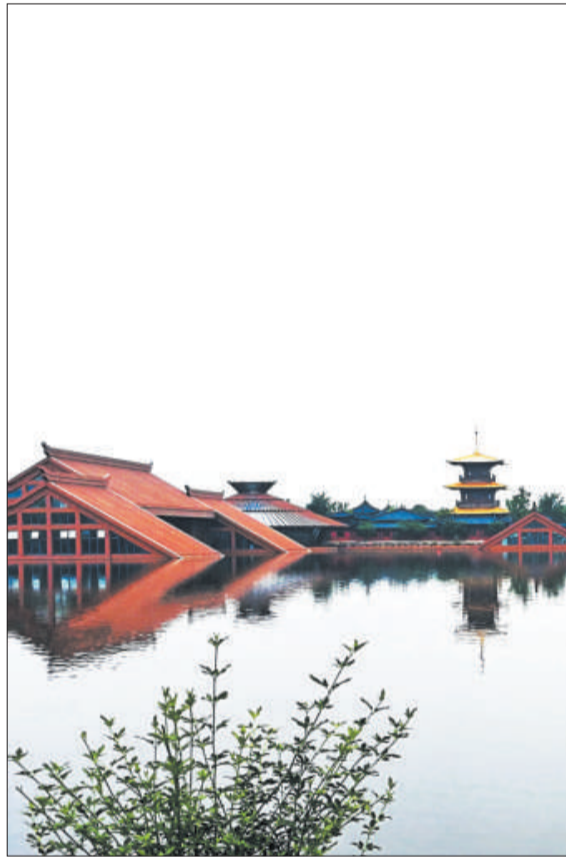
“是不是以为是个女的?是啊,我这个名字一看,有点女性化。”

“那么,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这不是我的原名。”任老答道,“任溶溶”是我的笔名,其实是我女儿的名字。”说到这里,任老笑了,且笑得很灿烂。他在回忆,这充满对女儿深深爱意的名字的诞生。

原来,他本名任根蓬。1940年,向往革命的他两个同学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防家人找到,按照这日期的读音,将名字改成了“史以奇”。带他去的干部说,姓就不要改了,于是成了“任以奇”。在部队里他的工作是编《战士报》,可惜不到一年患了重病,只得返沪治病。病愈后就留在上海从事文字改革工作。

1947年,当时还叫“任以奇”的他,大女儿出生了。任以奇的领路大哥,文字改革活动家倪海曙先生知道后,为其取名“任溶溶”。任以奇投身翻译后,开始有好几个笔名。1948年,在翻译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时,因为刚有了女儿,且特别地喜欢,于是高兴地用“任溶溶”作笔名。以后,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也署上“任溶溶”。再后来,他竟成了“任溶溶”。

任老笑着说,当时,别人上他家找任溶溶,家里总得问我老的还是小的任溶溶。由于“任溶溶”这个名字较为女性化,常有一些小读者给他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任溶溶”,这个已经用了70多年的名字,伴随包蕴着爱的深情,诞生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彼得·潘》《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全集》和《没头脑和不高兴》《我是个美国黑孩子》《丁丁探案》《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等一系列翻译作品和文学创作,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历史的天空

平川 摄

陈侃峰书

陈侃峰书

《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

复兴鞋子店(上)

张志云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复兴鞋子店还坐落在泗泾大街85号,两开间坐南朝北的门面。东隔壁弄堂是银匠店和茶馆店;西邻朱氏兄弟的牙医诊所和钟表店及照相馆。

2019年,我老爸已是91岁高龄了,但他对鞋店往事记忆犹新,详细描述了“复兴鞋子店”的心酸往事:

复兴鞋店始建于民国初期。寿生、寿根兄弟俩从新桥的八字桥老宅迁徙到泗泾,各自开了二间鞋店,以制鞋谋生。寿根的鞋店在1937年12月17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当日,寿生在泗泾松鹤茶馆遭日军屠刀刺杀,惨不忍睹。其弟为兄埋葬尸体,国仇家恨,悲愤交集。鞋店后又因泗泾下塘油库火灾而被无辜殃及,寿根在废墟下重建两间门面的鞋店,房梁还留着火烧的痕迹,烂泥砌墙、竹头椽子、芦席冷摊瓦,房子虽简陋,但寿根凭着一股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担当,支撑着门面的生意,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复兴鞋子店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泗泾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浓厚的商业氛围。泗泾因通波泾、外波泾、洞泾、张泾四水汇集而得名。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由水码头形成了一个人气旺盛的集镇。由于泗泾开办的米行生意十分兴隆,过往船只川流

不息,再加上河流潮水自然规律的因素,从县城趁潮水摇船到泗泾正好停潮,所以船只必须在此停船过夜,隔日再趁潮水从泗泾摇船到七宝。所以,泗泾水码头上停靠的船多了,过夜的人也多了,集镇市面就热闹了。那个时候,整个泗泾塘,东至东大桥,西至西大桥,中间还有一座中市桥,东西街面有三里路长,镇的西面有几家碾米厂和粮库,由于碾米厂和米行、竹木业、酿造业等大量用工,再加上船舶流动,街面上的人流量越来越多,大街上的商店也越开越多,吃穿住用门类齐全,活像泗泾版的《清明上河图》。许多店还挂上了金字招牌,比较有名气的比如广利粽子、阿六汤圆、汪家臭豆腐,至今还保存着老店老品牌效应。

复兴鞋子店也顺应了泗泾发展的潮流。虽然当时已有杜德仁、祥林等多家鞋铺和修鞋摊,但是复兴鞋子店敢于领先,恪守和遵循生意门道,既诚信经营,又提高制鞋效率,招聘了一名技工,生意也越做越大。《泗泾镇志》上也有记载:“此店以制作布鞋为主,兼营钉鞋、皮鞋及旧鞋修补”。

做鞋是半年空闲半年忙碌的手艺活。为了提高效率,在铁钉都叫“洋钉”的年代,鞋店及时添置舶来品二手货缝纫机(那时

称“洋机”),同时还购进各种尺码男女鞋式的木制植头。这样,鞋子制作加快,定型牢固,有点半机械半手工的雏形。鞋店还趁闲档时间抽空到上海蓬莱市场进一些皮鞋厂下脚料用作鞋面“包头”和鞋底“打桩子”。这样,复兴鞋子店的制鞋工艺已遥遥领先于镇上的其他鞋店。

那时,人们到鞋店做双鞋子穿,属于奢侈,一般都在过新年、望亲眷、吃喜酒时穿着,平常舍不得穿,所以,做好一双高质量的鞋子,是鞋店生存的基础。复兴鞋子店制作出来的鞋子,“穿旧后仍不走样,不变形,也不轻易褪色”,这一方面由于鞋店适时添置了洋机和植头,制鞋的质量越来越好,另一方面也与选料用料有关,制作技艺也是个关键:复兴鞋子店最忌一寸三针制成的鞋子,他们全靠手工钻针眼,再用鞋底线来回在蜡块上抽几下再制鞋,并用力抽紧。这样做出来的鞋子,拿在手里用力掰,也掰不出,看不见线脚来。如果一掰就看到线脚,那这双鞋就不耐穿,鞋面与鞋底容易分离脱落,复兴鞋子店的蜡线制作方法就避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另外,用牛屁股皮包作的皮底鞋,俗称“打桩子”鞋,更是鞋中上品,穿上更有面子,也更延长了鞋子的寿命。鞋面布,复兴鞋子店也从来不用旧布来代替,坚持鞋面布和鞋夹里(即内衬)用新布,这也是他们的特色和一种创新。

《松江老字号》征文由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松江区融媒体中心、松江区文联主办,欢迎来稿。邮箱:sj37735249@126.com